

慈爱的母亲

□祖丁远

一

母亲沈思芳,生于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农历五月二十五日。慈母的一生饱尝甜酸苦辣,然而她总是以顽强的毅力战胜命运之神的摆布,坚强地挺了过来。

母亲出生在崇明候家镇南二条竖河一个农村富裕之家,当时府中男女佣人、奶妈十多个,外祖父母只生育了两个女儿,家道殷实,却没有让大姨妈和母亲上学读书,而且姐妹俩的双足六岁时就被缠成三寸金莲。

因家中无男儿,外祖父去世入殓时,族宗辈为争夺家产,连棺材盖子都被抢走,房屋、土地等更是被抢窃一空,为此,外祖母一直诉讼打官司,被弄得无处安生,最后冻死在野外。

母亲虚龄17岁时与她两岁的祖庆徐成婚。父亲是同父异母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,三位兄长都各自成家,另立门户,有了职业。当时,祖父在崇明外沙买下近万亩未开垦的地,就是后来的启东东沙,祖父为了每年两次来沙地收租有个落脚点,就在启东东黄仓镇租赁了一间商铺,开了个银匠店乾元银楼,作为来沙地收租的住宿点。后来,让在崇明读书的小儿子去城桥镇一家商店当学徒三年,然后赴启东做生意。

为了经营祖传的乾元银楼,父母亲刚生下大哥瑞龙后不久,就把祖家老宅上分到的房屋、田地悉数抵押给大伯父,举家迁到东黄仓镇守店居住。岂料,来到启东后,大哥刚满三岁,突发怪病(俗称“惊风”),连续几天高热,烧坏了脑子,上学几年成绩不好,被学校劝退。偏巧在这痛楚不堪的几年里,母亲又接连生养了两个女孩,而父亲盼着母亲能生个聪明识字的男孩,为祖家传宗接代。那段时间里,父亲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。当时,街坊邻居的议论和家庭的紧张气氛,让母亲跌进了生命的低谷。

二

我出生那年,母亲已经37岁。笼罩在我家多少年的阴云似乎散去了,但是,又添加了一张口,加上我出生后,经常生病,三日两头求医服药,贫困的日子更不好过。

那时战乱频繁,土匪海盗经常出没于东黄仓镇白港口,工匠加工成的银首饰没有了销路,生意很不景气。于是,父母亲商定在店门口摆个杂货摊,经营日用小商品,却生意清淡,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

1937年农历正月初,父亲因日夜操劳,积劳成疾,患上了伤寒症,虽不断请医服药,正月十五元宵节,欢欢喜喜和全家人吃了一碗多加猪油的馄饨,第二天清晨,父亲丢下我们孤儿寡母撒手西归。那年,父亲还不满45周岁。

父亲英年早逝,对母亲是有生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,母亲在崇明老家办完父亲的丧事,返回启东。家中失去了顶梁柱,重担全都落在母亲瘦削的肩膀上,真是举步维艰。然而,母亲依靠坚韧的承受力,挺过了这一关。一家人擦干眼泪,仍然靠经营小生意及纺纱织布度日。母亲带着大姐,日夜纺纱织布,二姐负责守摊售货,大哥靠为街坊邻居担水、推小车得到些钱,贴补家用。母亲还在镇西市梢约半里路买了250步熟地,学着种植玉米、黄豆之类。

玉兰
一瓣

三

1947年,在长江水冲击下,土地已坍塌到我家后院篱笆边了。这年冬令时节,母亲请表弟用船帮我们搬回崇明老家。

母亲实现了把30多年前抵押给大伯父的房屋田地赎回来的愿望。那年,母亲52岁。

自此以后,我家由买粮买菜生活的市镇居民,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,要靠耕田种地来过日子。农忙播种时,母亲雇用一两个农工翻地、挑担、指导下种,自己跟着耕田点种。

开始两年遭水淹歉收,母亲不气馁,带领全家人披星戴月改良土壤,为低地开沟排水、播种,改良棉花种子,终于连续几年获得了棉花好收成,换来了粮食、肥料,扩大了种植面积。

四

互助组、合作社、公社化后,每天的劳动集体安排了。那时,母亲已近60岁。冬耕夏锄,春播秋收,劳动负荷更大了,但“三寸金莲”的母亲从不歇工。

母亲70岁以后,和我师范学校停办下放的妻子一起,成了人民公社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社员,一天得四五个工分,一年辛苦下来,却换不回口粮钱。如遇上头疼脑热的,也不舍得停工,更无钱买药,硬挺着也就过去了。母亲总坚信,要活命,只有“做做吃吃”,这样做一天活一天,苦苦挣扎着活了下来。

母亲从在人民公社里挣工分到后来分田到户,一直坚持种地到90岁高龄,直到95岁,才愿意离开崇明老家,来到南通与儿孙们团聚。

那时,一家五口人居住在东大街两间简易旧平房里,母亲不仅帮助整理家务,还为上班上学的儿孙们烧菜做饭,她先是学会了在煤球炉灶上烧饭煮菜,后来又学会用电饭煲做饭,她像几十年前学纺纱织布、耕地下种一样,又学会了现代炊具的使用。

1992年,东大街危房拆迁,母亲随儿孙们租住郊区民房。1994年6月,母亲过完百岁生日,同我们一起离开租房,迁入望江楼新居。

她站在4楼阳台上,俯瞰四周,看到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,欣喜地说:“连做梦也没有想到,我还能活到一百岁,住进新楼房呀!”母亲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两年。在这两年里,母亲经历了看电视、听收音机等现代化生活,经历了玄孙喊她“老太太”时,露出的最为幸福的笑容。

五

102岁的母亲行走自如,生活自理。

让我终生遗憾负疚的是,母亲在世的最后几天里,我没有始终留守在她老人家身旁。

1996年9月3日早上,和往日没有任何异样,母亲和我们一起幸福地吃早饭,哪知这是我和母亲吃的最后一顿早饭。那天上午,我离家去苏南某小镇参加会期三天的杂文笔会。

当天下午,母亲突然发热呕吐,妻儿立即将母亲送去附院治疗,但一直高烧不降。6日上午,我连家都没回,直奔医院守候。

我自此始终陪护在母亲身旁,那时母亲已双目紧闭,不能说话,听到我的呼唤声,勉强睁开眼睛笑着点了点头。7日中午12点整,母亲含笑安详而去。

直到现在,母亲的照片和骨灰盒,依然存放在我的书橱里,我每天都看到慈爱的母亲。



生生不息

冒小平

怀念土地

□周杰祥

地,是不能闲着的。你耕种它,它就长庄稼,就会有收获。你不种它,它除了不长庄稼外什么都长。

小时候我随父母下放到曲塘西边六里地的“破楼庄”,庄子的前后地里种的都是庄稼。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。冬季前种小麦,在田埂上种着蚕豆。到了春夏之交,麦子收好之后就赶紧耕田、放水、耙地、插秧,在田埂上种上黄豆。每家的自留地里还种着一些韭菜、黄瓜、丝瓜、虹豆之类的应季蔬菜。

冬天很静,地也很静。西北风一直吹着,一寸高的麦苗隐藏在像棉被一样的雪的下面,耐心地等待春天的到来。除此之外,一切都隐藏着,蛰伏在土地的内部。

紧靠河边的是一片扶桑田,扶桑的枝条已经被修剪光,只剩下光秃头的树桩。可是你要是仔细地看,就会发现,在每一个枝条的芽眼上都孕育着新的生命。待春天到来的时候,新的枝条就会突然间窜的很高,那又宽又大泛着绿、冒着油的叶子,一片一片地展开,迎着朝阳,茁壮地生长。仰观眩晃目生晕,但见晓色开扶桑。

乡村的秀美景色,树绕村庄,水满陂塘。倚东风,豪兴徜徉。小园几许,收尽春光。有桃花红,李花白,菜花黄。

我家的韭菜田是在大田的角落上,父母挑土,堆了一块大概有十几个平方的地,跟田间的小路一样高。这样呢,长水稻放水的时候就淹不到。在韭菜田的边上,种了黄瓜。每次我放学的时候,肚子已经咕咕叫,看到藤架上的黄瓜,硬是控制不住,摘下一根还没有成熟的黄瓜,用手把上面的刺抹开,在衣服的角上擦擦,大口大口地吃下去。它那么的香,那么的脆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,当年母亲从城镇下放到乡下,很多农活儿都不会干,到了种水稻的时候,放了水的田里,有很多的蚂蟥。当母亲被蚂蟥叮咬的时候,她吓得一路尖叫,从田里跑到路上。村民们帮她把蚂蟥扒下,她就再也不敢下田了,引得村人们一阵阵的大笑。后来时间长了,母亲才渐渐地习惯了。

那时候不管怎么样辛劳,总是填不饱肚子,记忆中一直喝稀饭,少有能吃上一顿大米饭。到年底的时候,父亲想办法不知道从哪里买回一大袋子地瓜干,在煮稀饭的时候混到里面,以此来充饥。

再后来,就分地了,渐渐的,不知为啥,同样土地上种的庄稼,收获却越来越多,渐渐也就能吃饱肚子了,这日子也就越来越好了。

多年以后,我早已经离家出去工作,启扬高速修建,勘探队经过很长时间测量研究,最终选定在曲塘镇跟白米镇之间,修一个进出口,而这里正好是我的老家“破楼庄”。

平时,我们开车经过高速公路进出口,并不会感觉到进出口有多大,可实际上,它们的修建占用了我们几个生产队的地。原来村里的邻居们都搬到了新的集中居住区。土地被征用,虽能够得到些补偿,可是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,他们不甘心,因为种地是他们的习惯,祖祖辈辈就靠这土地来生存,他们就变着法子,在公路的绿化带里面,在边角的地方,种上油菜、地瓜、黄豆等。可最近我再回去的时候,看到的是,那些空地已经全部被铁丝网围住,透过铁丝网,田地里已经荒芜了,以后再也不可能种菜了。邻居在地里种的韭菜,被除草剂烧的稀稀疏疏,那种葱绿的感觉再也寻觅不到。

《圣经》说,上帝是用泥土造出人

芬芳
一叶

类的始祖亚当的:“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,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,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,名叫亚当。”上帝还对亚当说:“你本是尘土,仍要归于尘土。”在中国神话传说中,女娲也是用泥土造人的:“女娲抟黄土作人。”这些相似的传说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:土地是人类的生命之源。

人们失去了土地,一个村庄就这么消亡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再也说不出家乡原来的样子。我们只会说人是大自然之子的道理,可惜的是,能够记起大自然母亲的原本面貌的人越来越少了。

幸运的是,我的家正好住在高速出口的西面河边,前后左右的几户邻居都得以保存了下来,房屋稀疏,人也很稀少,剩下的都是一些老人。尼姑庙旁的河边上,几棵粗大古老的大榆树,仍然还幸运的生长着。喜鹊们也不甘心离开这里,在上面做了两个大大的窝,风毁不了它,雨雪也毁不了它,唯一担心的是人类会不会哪天把这些老榆树毁了。

我仍然对故乡有种不可磨灭的依恋。最近我又回到老家,把老宅翻修一番,屋前屋后种了很多的花草树木。老家就是我的根,是生我养我的地方,这是我人生的归处。我希望躺在院子的藤椅上,晒着太阳,闻着花香,昏昏欲睡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能在此地终老也是我的一个梦想。

最近我又萌生了一个念头:我想跟村里保留下来的邻居们商量,由我出资,买上几百棵桃树、梨树、杏树苗,把邻居们的家前屋后河边都栽上,等到来年春暖的时候,一定会到处开花,到处飘香。若干年以后,这里就会变成桃花坞,变成杏花谷,徜徉在河边的小道上,一定会是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,恍若世外桃源一般。

紫琅
诗会

离去的脚步过于匆匆了
匆忙到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
都没有亲眼目睹
匆忙到全面小康的昌盛繁荣
都未曾伸手触及
他们永远留在了时光的往昔
我们知道
历史终将会记载这场胜利
而他们则成为英雄被史册铭记

眺望山河锦绣
重峦叠嶂中再难寻他们的踪迹
感受国富民安
丰衣足食中皆是他们的手泽之遗
英雄已走远
精神犹存
向所有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的人民致敬!